

才子佳人传奇丛书

何缘交接为鸳鸯

——司马相如与卓文君

孔菁慧 著

齐鲁书社



才子佳人传奇丛书

I247.53
528

何缘交接为鸳鸯

——司马相如与卓文君



齐鲁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何缘交接为鸳鸯:司马相如与卓文君/孔菁慧著. — 济南:齐鲁书社, 2000. 5
ISBN 7-5333-0824-7

I. 何… II. 孔… III. 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4964 号

何缘交接为鸳鸯

——司马相如与卓文君

孔菁慧 著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.5 印张 2 插页 56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—5333—0824—7

I·236 定价:6.00 元



临

邛城内，太阳直直地照着一处四开间的书坊。伙计王二正对着一位先生讲那支手里的紫云毛笔：“隔间棺材铺的张爷，从来不敢从我这柜上拿笔去写墓碑。为什么？一点一划，一划一点，他怕把那死人给点化过来。”说这话时，王二没有一点夸张的意思，脸上的表情，就像门前的台阶，实打实的。

柜边那位先生一双细眼，静静地看着王二，笑意慢慢冲开了脸上的倦怠。虽然看不出他赞许的是那支笔还是王二的说话，但是王二总是被鼓励了。所以当王二觉得他那双白皙的手似乎拂向一卷书时，王二便开始七十三八十四大讲这篇文章的高妙，什么扶危匡世、如醉如痴、





虚无缥缈、寝食无味……正说得兴起，一位公子进得门来。只听那跟班的胖哥嘴里说着：“那头驴打小吃花瓣长起来的，连蚊子从来都不叮它的。后来，后来它倒让蜜蜂盯上了。”王二的儿子春树，岁数不大，跟爹站柜台却有年了，新来的二位也是早就熟的，所以追着胖哥的话问：“蜜蜂叮了以后呢？”“叮了，就死了呗。”胖哥这么说了，就笑起来，春树也笑，两人笑得太阳都跟着打起旋来。

每次这位公子光临，王二都是毕恭毕敬，眼光从来不敢碰那张俊美的脸。这次趁着胖哥和春树笑得热闹，忍不住偷偷扫过两眼，那拐弯抹角的眼波却被公子的目光带到了那位先生的脸上，先生那焕发的容光登时把王二的眼睛晃花了。站柜台的，吃的就是察颜观色这碗饭，眼前情景，王二一眼看个底朝天。王二粗中有细，是个聪明人，于是他一心一意盯着先生的脸，不知不觉递上了那卷书，悄声说道：“张也的文章，那可是千金难买。一千个钱，先生。”先生随手摘下腰里的钱囊，“哗啦”倒在了柜台上，两眼盯着那位公子，连眨都没眨一下。他嘴张了两下，好像说些什么，却没有人听到一点声音。倒是那位公子笑一笑，说道：“除了司马先生的《子虚赋》，没有文章会值一千个钱。”说完转身走了出去，背身里一只香囊闪一下就不见了。王二下意识地要把台面上的钱拢进柜里，胖哥临走之前却来得及用手指点了点那位还把自己镶在





门框上的先生，说：“听到我们小姐的话没……”她一下知道说溜了嘴，想收回来，已经晚了。胖哥那圆溜溜的黑眼珠一下定在那里，簇起的两片嘴唇，好像一只蝴蝶落在一朵盛开的向日葵上。转瞬，她冲先生做个鬼脸，扭身追那公子去了。因为走得急，膀子撞在门框上，她回脸又对先生笑一笑，出去了。

先生盯着王二，王二有些不自在，呵呵地笑。先生却问：“小，小，小……”先生急得面红耳赤，用手点着门外。王二却明白了，他舒一口气，故意避开先生还在流光溢彩的脸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公子讲情，就收你一百钱吧。”说着哗地把一百钱丢进钱匣里，又将其余的钱和那卷书往先生面前一推，撒身去理柜上的东西了。

“我，我，他，他……”先生越急越说不出他想说的话。王二故作不懂，倒是春树厚道些，不无炫耀又颇为神秘地说：“你没看出来吧，那位公子是位小姐，胖哥也是女的，是她的丫头。”先生赶着问：“谁家的小姐？”后院里却有人喊“春树春树”，春树便飞身跑了。先生斜倚在柜上，倒像整个人也飞去后院了。王二看着他，只看见后脑勺上，一拢青丝挽在一帕方巾里。王二便冲着那方巾说：“想必你是初来乍到。她就是大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。她……吆，十爷来了。您要的素绢已经准备好了。”被称作十爷的这位方头大脸，一手拢腰，一手在半空里挥来





划去，嘴里还连连地说着“拿来，拿来”，一时书坊里便热了起来。先生再望一眼后门，转身踱向坊外。背后却突然有一声惊叫：“相如兄！”先生且回头时，那一股热浪已经卷到了他的面前，怀里的书卷银钱哗啦啦散了一地。先生定睛一看，眼前之人可不正是多年不见的好友杜十郎！不容相如说话，十郎拥着他就走：“走走走，上杏花庄喝酒去。”书卷素绢当然顾不得去理，相如要去牵马，十郎也等不得了，他向王二吩咐一声，便与相如携手而去。

杜十郎一双大手拍打着相如的肩膀后背，几乎要把他烘化了似的。十郎说：“春风楼一别，我们该有六七年没见了吧。”相如从大梁回蜀地，今天一到临邛便遇到了老朋友，自然也是心花怒放。他陶醉在这涌动的热情中，热切地望着十郎，说：“七年。你……”相如话不赶趟，便用手去拍十郎的肚子。十郎哈哈笑着，接着相如的话：“胖了。”十郎退后一步，上下打量着相如，说：“你可是瘦了，不过更风流了。你什么时候到的临邛，怎么不给我个信儿，是怕我败你的雅兴吧。今天你可别想逃了。”

说着话已经来到了杏花庄楼上，半晌不午的，没什么客人，正好两个老朋友叙谈叙谈。

这位相如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西汉时期最著名的辞赋大家司马相如(公元前 179—前 117)。司马家三代单传，父母把他视为天上的太阳月亮，地下的麒麟凤凰，爱之切





切，深恐稍有闪失，因此取名犬子，果然无灾无碍，长大成人。司马家祖有田产，父亲又经营生意，所以虽不是家财万贯，但也颇为殷实。在父母的殷切关怀下，犬子从小读书击剑，对弈弹琴，样样精通，弱冠之年，已经长得高大英武，挺拔俊朗。随着学识日进，阅历渐广，犬子十分仰慕战国时候赵国名相蔺相如，对他临危赴难，智斗强秦，完璧归赵，为国增辉的英雄业绩，对他心怀大局，忍辱负重，将相团结，安定国家的高尚品格，都崇敬备至。为了勉励自己终生以蔺相如为楷模，遂更名为相如。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多了一位以相如为名的千古流芳的良才名士。

话说相如成年以后，天下父母同样的心思，当然都是望子成龙，何况相如才貌双全，老父出资，将相如送上仕途。汉都长安，景帝以其外表英武而授予相如武骑常侍之职，也就是侍从汉景帝田猎的武官。虽然司马相如剑技超群，但他真正喜爱的却并非刀枪剑戟，击兽田猎，而是舞文弄墨，诗词歌赋，尤其喜欢辞赋创作，而且在朋友圈里也已经颇有文名。只可惜，汉景帝只识弯弓射雕，不爱诗文辞赋，这使相如深感灰心。京城虽是人才济济，无奈相如生长在成都，又是个清高内向的人，一时也没有什么朋友，心里郁闷得很。恰逢十郎从老家成都来京城做生意，两人相聚长安，相如常常称病告假，与十郎遍游京城，喝酒弹琴，倒也快活。正在这时，诸侯国梁国的梁孝

何
缘
交
接
为
冤
家





王刘武从河南商丘来到长安，这位汉景帝的亲兄弟，不仅位高势重，而且喜爱文学，广揽天下文才之士，一批著名的辞赋家如邹阳、枚乘、严忌等都成了他的座上客，颇受礼遇。司马相如与他们一见如故，都有相见恨晚之意。为了能施展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抱负，相如干脆辞了官，日日与这些文人学士一起推研学问，切磋辞赋技艺。相如感到这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
梁孝王朝觐省亲事毕，要回梁国去了。相如决定与邹阳、枚乘等人一道随之去梁。临行前，相如与十郎两人在长安春风楼大醉而别，今日说来，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。

二

相如和十郎虽是几年没见，但他二人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，所以也不觉得有什么生分，一坛子杜康十郎喝了大半，吃肉喝酒也没妨碍说话，几年的日子也让十郎三言两语向相如交待了个一清二楚。当年长安一别，十郎便来了临邛，在县衙混个一官半职，他本无心仕途，只做糊口的营生而已，没什么兴趣细说也是在理。相如原本口吃，这几年的漂泊又是起起伏伏，说来要费一番口舌。十郎向来知道相如是思敏口讷、嘴笨手勤，所以也不催





促，倒向相如大讲临邛城中的酒楼饭馆。正好伙计送上一道麻辣鸭子，杜十郎边吃边讲，几乎把个鸭子说活了。相如吃了几口，不过平常味道，便一边欣赏着十郎津津有味地大快朵颐，一边说些梁国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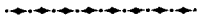
梁王刘武，是汉文帝的次子，他和哥哥汉景帝刘启都是窦皇后所生，深得文帝和皇后的喜爱。梁国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国力强盛，梁王得赐天子旌旗，出入随从千乘万骑，驰骋田猎，威仪像天子一样。汉景帝即位以后，梁王入长安朝觐省亲，出入与景帝同车共辇，一同在上林苑打猎游玩，亲密无间。梁王喜欢营建宫殿园囿，以此为乐。他的园林中，有百灵山，山上有肤寸石、落猿岩、栖龙岫，有雁池沙洲，园中宫殿楼台勾心斗角，彼此相连，绵延几百里，各种奇花异草、珍奇禽兽，无所不有。

梁孝王颇得战国遗风，养士之习颇盛，招延四海豪杰，八方名士。忘忧馆里汇集天下英才，他们每日里只是做文论诗，弹琴舞剑。相如感到如鱼得水，如虎归山，七八年来自是寝食无虑、养尊处优，心情无比舒畅。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骚人自有酬谢的礼物，美酒佳肴，都是梁王为其提供，金银珠宝，一介书生自难与汉文帝的儿子相比，于是文人墨客，各显神通，挥毫泼墨，大书特书梁王的贤明仁德，知遇之恩，因此便有公孙诡在《文鹿赋》中“叹丘山之比岁，逢梁王于一时”的名句。





一天午后，梁王来到了园中的忘忧馆，后面跟着几个小厮，抬着一件东西放在了大厅中间，正在高谈阔论的俊杰之士都围拢过来。梁王笑着让人把包装打开，先是厚厚的蒲草用麻绳细密地缠着，小厮摆弄半天还没见个分晓。门客里有个成安（河南临汝县）人士韩安国，前日初入忘忧馆，他生性急躁，见小厮们一道一道解麻绳，那真叫一个心乱如麻，直急得他在人群后面兜圈子。因为梁王笑咪咪地站在那里，他当然不好发作，好几次举起手来又放下，不知怎么，左手大拇指上的玉板指就缠上了自己的长胡子。这边正好蒲草除尽，大家正伸长脖子看究竟，却听身后“噉”的一声，都以为蒲草里跳出什么怪物来，“哗”地撤开一丈远，连梁王也着实吃了一惊。倒是几个小厮，因为知道自己手里的东西是什么，听得一声嘶嚎，只是抬头扫一眼，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。梁王瞥一眼韩安国那张乱七八糟的脸，沉着脸去看地上的东西。大家缓过一口气来，齐国人邹阳笑得捶胸顿足，扯着相如给他抚背。韩安国脸上可是赤橙黄绿热闹非凡。大家不忍令他难堪，便都又围过去，却见蒲草除尽，又是一匹素绢绕头绕脚裹了个严严实实，但是大致形状已在眼前，是一只茶几。也许是刚刚那一惊一喜太过意外，待素绢剥去，那张希世茶几尽现于大家眼前时，平日才华横溢、口若悬河的英才名士，一个个大眼瞪小眼，却都哑口无言了。毕竟





枚乘年长几岁，连道三声“好好好”，好过之后，突然不知再说什么，看着梁王的脸，又说了两个字：“真好。”梁王甩头就走。邹阳早敛了笑，见梁王向外走，赶紧去捅韩安国的腰眼。韩安国冲着梁王的背影奏道：“小人不才，愿做《几赋》，明日呈上。”梁王已经跨出门去，不知听到没有。

夕阳西下，宿鸟归林，一天暮色全压在韩安国的脸上：“二位仁兄，你们快救救我啊。”韩安国像一只被困的猛兽，团团转着，不自觉间又将双手举过了头顶。邹阳一见，又忍不住笑弯了腰。相如本想劝住邹阳，自己却也忍俊不禁，结果与邹阳笑成一团。韩安国气得鼻子都歪到了耳朵后面，冲着邹阳和相如扑过去，他俩强压下笑头，扭头看时，却见到韩安国那张凑得很近的脸，三人不禁一笑冲天。三个人笑够了，笑累了，把天都笑黑了，几案之上，素绢三尺，却还点墨无着。

看到韩安国脸比天黑，邹阳先开口了：“安国兄才学盖世，著作等身，一篇小小的《几赋》，又有何难。”

韩安国苦着脸说：“难就难在是这张茶几，它不仅确有其物，而且梁王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这会儿就摆在大王的客厅里，我连一眼都没瞅见，却扣在这里写它的赋，这不是月黑夜里耍大刀，没影的事吗。”

邹阳说：“那你赶着喊什么明日呈上啊。”

“不是你捅我腰眼我怎么会请令？这赋就该是你





写。”

“你逗得我笑了个翻江倒海，哪顾上看那几子了，不过知道个木分四腿而已啦。”

“哎，哎……”好半天插不上嘴的相如突然眼睛一亮，嘴巴张了几张，韩、邹二人都住了口听他高见，相如却又“我我我”地说不出来了。

邹阳说：“你写？”

相如说：“慢。”

韩安国说：“这我也知道，锦绣文章就是慢，你是出了名的。”

邹阳却递上纸笔，说：“请教了。”

相如干脆就闭了嘴，提笔写下两个字“木工”。

邹阳一看，连连点头：“人说司马天下第一赋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佩服，实在佩服！”

韩安国今天掉到胡子阵里了，绝顶聪明的人，却直着眼睛问邹阳：“他要请木工再造张茶几？”

邹阳一听，抚掌大笑：“安国，买料请工连夜赶制，明天一早，还要你亲自扛到王府上去。你快快去练练腰腿，免得明天歪到雁池里。”

邹阳说着，已经提笔在手，韩安国知道《几赋》已成，可心里还是一点没明白。邹阳看看相如，相如笑而不语。邹阳便说：“这茶几大家看了，你我没看，它的样式风采，





的确写不得。可是这茶几的木是什么木，它从哪里来；工是什么工，又是如何成，却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啊。”

韩安国一听，恍然大悟，冲着相如、邹阳一揖到地：“拜托了！”扭身就走。人到门外甩回一句话：“我在知味斋恭候二位。”

三

这段故事当然是相如的嘴，十郎的心共同演绎的。两人抵掌而谈，桴鼓相应，直说得双击掌，齐大笑，心有灵犀，眉飞色舞。

话说到韩安国“知味斋中恭候二位”，相如却嘎然而止，不再言语。十郎追着问：“怎么样呢？”

“邹韩二人罚酒三升，枚乘倒得素绢五匹。”

“我是问知味斋的味道怎么样？有什么名吃说来听听。”

“鸭子离不开嘴。”

“食色性也，圣人不厌。我哪有你的雅致，一篇《子虚赋》赢得天下名。”

“你也读了《子虚赋》？”

“说出来你别生气，我只是从一位朋友那里借来一阅，着实没舍得买，一千个钱，我要少喝多少酒啊！”





“酒肉朋友。”

“知道你才学盖世，知道你成就了好文章，知道你被天下人敬仰，我就高兴得七天八夜睡不着了，你非要我美死不可吗。我料定有一天会听你亲口给我讲的，这可比孤灯夜读有味多了。”

“这里，真卖到一千个钱？”

“你这风雅之士，什么时候也在意起行市来了？”

“买的人多吗？”

“谈的多买的少，连县太爷王吉王大人都舍不得出这个钱，你说……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，刚说县太爷，王大人就到眼前了。”

杜十郎说着，向窗外楼下一指，暮色之中，只见一辆皂盖朱幡的公车正停在杏花楼前。相如连忙站起，整衣迎下楼去，一边悄声与十郎说：“我就是被，被……”相如指着楼下。

十郎替他接着：“王大人……”

“……请来的。你，我。忘了。”

两人相视一笑，走下楼去。

四

王吉鼻直口方，面如满月，个子比相如略低几分，一





路挽着相如步入县衙大厅。这时，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。王大人请相如在上首坐下，自己才端起酒杯，张口说话，声如洪钟：“诸位，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，这位就是学富五车、文才盖世的司马相如先生！小县有幸，请得先生光临，真是蓬荜生辉。来，让我们连干三杯，欢迎司马先生。”

接下来，各界人士纷纷敬酒，堂上一片赞许之声：文韬武略，学富五车，妙笔生花，才貌双全，儒雅俊朗，风流倜傥……直喝到月斜星暗，初见晨曦。相如被灌得满肚子老酒陈酿，满脑袋溢美之辞。酒醉心醉，醉眼里只记得坐中有一位卓王孙，高高大大，满面红光。王吉不愧是久经酒场，虽然也是醉眼迷离，却执意将司马相如送到都舍，吩咐人为其沐浴更衣，直待他睡下方才离去。

以后多日，王吉放下政务，每日只陪相如说话游玩，讨教学问，也向相如讲了许多地方上的事。

蜀郡临邛，两江相夹，北临邛崃山，不仅有山有水，风光秀美，而且盛产盐铁，是相当繁盛的工商业城市，所产盐铁闻名遐迩。在这里，人们利用天然气煎煮井盐，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井盐生产中心。临邛有一个乡，干脆以“火井”为名，可见井盐的确是当地的支柱产业，所以汉政府专门在这里设立了管理盐铁生产与贸易的官员。临邛县城虽然不大，但交通便利，城中富商云集，豪绅大户比比皆是，而其中最富有的便是工商业主卓王孙了。





卓王孙到底有多少家产，这个谁也说不清楚，但临邛人都知道这样一件事。以前，从天竺国传到大汉一种以白玉所制的连环状马笼头，配以玛瑙所制的嚼口，闪闪发光的琉璃、宝石马鞍。这种马鞍，放在黑暗的房子往往能将十几丈远的地方照得亮如白昼。长安从此便开始流行这种马饰，奢侈之风渐起，发展到后来，连垫在马鞍下的障泥，也要用熊皮来制了。这种熊皮毛发着绿光，都有两尺长，价值一百斤金子。这样的障泥，卓王孙家里有一百多双。前年的时候，皇帝亲自下诏，要卓王孙献上二十双来。卓王孙果然就送了二十双熊皮障泥给皇上。

临邛城里还有一位堪与卓家比富的人，那就是程郑家，卓家家僮八百，程家也不下几百人，论势力他们都远远超出了七品县令。

王吉为官一方，聪明通达，又颇有手腕，所谓“为政不难，不得罪于巨室”。所以虽然富如卓、程，却对王大人颇为恭敬，而王吉也以无为而治为上策，对其宽柔为怀。可以说双方是相敬如宾，互惠互利，处得很是融洽。

说起来，王吉比相如还年长几岁，这些日子，却每天陪着相如游玩说话，如此叨扰，相如心下十分不安，便对王吉说：“大人如此待我，相如不敢久住矣。”此后，王吉再有相约，相如常常称病推辞。这样，王大人与相如才不再日日相伴，但心里对相如的人品道德更是恭敬有加。

